

苏勃波丁著

法国在西非的 殖民政策

(1880-1900)

世界知識出版社

法国在西非的殖民政策

(1880—1900)

苏勃波丁著

方林等译

世界知识出版社

1960年·北京

АКАДЕМИЯ НАУК СССР
ИНСТИТУТ ВОСТОКОВЕДЕНИЯ

В. А. Субботин
КОЛОНИАЛЬНАЯ
ПОЛИТИКА ФРАНЦИИ
В ЗАПАДНОЙ АФРИКЕ
(1880—1900)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восточной Литературы
Москва 1959

根据苏联东方书籍出版社 1959 年版译出

法国在西非的殖民政策
(1880—1900)

〔苏〕苏勃波丁著
方林等译

出版者 世界知识出版社
(北京干面胡同 27 号)

北京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许可证出字第 101 号

印刷者 北京新华印刷厂

发行者 新华书店

定价 每本三角二分

开本 787×1092 公厘 $\frac{1}{32}$ · 印张 $3 \frac{1}{2}$ · 字数 71,000

1960 年 7 月第 1 版 1960 年 7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统一书号 3003 · 538

目 录

序言	1
第一章 法国的殖民侵略和西非洲被瓜分完毕	5
十九世紀末叶法屬西非領地的各族人民	5
八十年代的殖民掠夺	12
九十年代的殖民掠夺	28
第二章 法国对西非洲各族人民的經濟和政治奴役	50
法国領地变成宗主国的农业原料附庸	50
法国資本的滲入	64
土著居民土地的被剝夺	71
殖民者使用奴隶劳动和强迫劳动	79
殖民地管理制度	87
結束語	103

序 言

在十九世紀和二十世紀之交，由于壟斷前的資本主義發展成為帝國主義，殖民擴張活動就變本加厲了。列寧指出，壟斷組織在資本主義國家經濟中的統治地位，引起了爭奪殖民地銷售市場和原料產地的激烈鬥爭。“資本主義愈發達，原料愈缺乏，競爭和追逐全世界原料產地的鬥爭愈緊張，那末占據殖民地的鬥爭也就愈激烈”^①。

十九世紀的後二十多年中，資本主義國家把世界瓜分完畢。法蘭西殖民帝國的領土迅速擴大：法屬殖民地的面積在1880年為八十萬平方公里，而1900年就激增到八百萬平方公里；同時殖民地居民從六百六十萬人增加到四千一百萬人^②。

爭奪殖民地的鬥爭尖銳化同帝國主義時期資本主義國家發展不平衡規律的作用有密切聯繫。十九世紀末，“年青的”資本主義國家——德國和美國——在經濟方面迅速地超過了法國和英國。法國於普法戰爭的前夜在世界工業生產中占第二位，而到二十世紀初卻被擠到第四位了。外國商品的競爭使法國在世界市場上的貿易受到沉重打擊。在

① “列寧全集”，中文版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二五三頁。

② “1880年年鑑。經度局編”（“Annuaire pour l'an 1880 publié par le bureau des longitudes”），巴黎版（出版年月不詳），第四一六——四一七頁；“1900年年鑑。經度局編”（“Annuaire pour l'an 1900 publié par le bureau des longitudes”），巴黎版（出版年月不詳），第四五〇——四五二頁。

这种情况下，殖民掠夺政策就是要保证法国资本家得到新的销售市场和原料产地。

实行殖民扩张符合法国最大的工商业家的利益。法国帝国主义的理论家之一儒·费里写道：“殖民政策是工业政策的产儿”^①。当时正在形成中的法国金融资产阶级企图靠剥削被征服的国家而取得超额利润，它特别热衷于推行兼并政策。它还希望依靠政府进行掠夺战争所必需的军事定货来发财致富。

十九世纪末，法国的殖民主义者酝酿着建立一个庞大的帝国的计划。于是北非、热带非洲和远东的一些国家就成了法国掠夺的主要对象。到八十年代初，法国已经在这些国家控制了重要的战略阵地，作为它进一步侵略的据点。

在西非，法属领地早在十七世纪时就出现了。可是到十九世纪七十年代初，非洲这部分属于法国的领土并不大。其中主要是塞内加尔河中下游的一些据点。此外，法国还控制了塞内加尔河以南大西洋沿岸的某些地区：美拉柯拉河、朋果河和努涅茨河的河口，以及大拉尾、大巴萨姆、诺沃港等地方。总的说来，在法国控制下的领土大约有三万平方公里，人口有二十万^②。

法国殖民者打算利用自己在西非的据点向还没有被欧洲侵略者瓜分的腹地渗入。

在十九世纪末殖民地掠夺开始的前夕，来到西非腹地的有巴特、马什以及另外几个欧洲旅行家。根据他们搜集的资料，殖民者对这些地方已开始有所了解。他们知道，这

① 儒·费里：“东京与祖国”（J. Ferry, “Le Tonkin et la mère-patrie”），巴黎1890年版，第四〇页。

② “1880年年鉴，程度局编”，第四一六——四一七页。

些地方自然資源丰富，人口达几百万。法国的一家杂志“两个世界評論”于1880年写道，西苏丹“有三个高产的条件：土壤层深，水源充足，热带气候。这里可以遇到野生的棉花、靛藍、稻子，在某些地方有咖啡、胡椒、姜和胡桃。在同沙漠邻接的地区，长着谷物、大麦和海枣。到处生长着黍……苏丹本身是一个头等重要的市場，能够使任何一个大国感到兴趣”^①。

引起法国侵略者注意的不仅是西非洲的經濟資源。殖民者軍事战略上的打算也起着重大的作用，他們企图通过在西非洲的掠夺来巩固自己在非洲大陆其余部分的地位。例如，法国控制同馬格里布各国毗連的区域，就是要离間阿尔及利亚的起义者和撒哈拉的援助阿尔及利亚人民反抗法国侵略者的柏伯尔人^②。同时，法国还力图控制与摩洛哥接壤的地区，因为摩洛哥是法国殖民扩张的重要对象之一。最后，它还想占領西非英屬尼日利亚以北和以东的地区，这是把法国在非洲的一切殖民地——从阿尔及利亚到剛果盆地，从塞內加尔到索馬利兰——联成一片所必需的中間环节。

法国的軍閥以及許多議会人士，坚持着联結法屬非洲領地的計劃。法国殖民者打算兼并中非的許多地区，以便把同法国竞争的資本主义国家首先是英国的領地分隔开来^③。为了实现这些計劃，法国殖民者打算从北非、西非和

① “两个世界評論”(“La Revue des deux Mondes”), 第四二卷, 1880年, 第六六〇——六六一頁。

② 郎波: “殖民的法国”(A. Rambaud, “La France coloniale”), 巴黎1895年版, 第二八二頁。

③ “外交文件集。上尼罗河和巴尔—埃爾—加查尔問題”(“Documents diplomatiques. Affaires du Haut-Nil et du Bahr-el-Ghazal”),

赤道非洲派許多考察团到这个黑色大陆的腹地去。此外，他們还想用一条横越撒哈拉的鐵路把北非跟西苏丹联結起来，这条铁路既有經濟意义又有軍事战略意义^④。

法国在西非的掠夺是在資本主义列强爭夺殖民地市場的斗争尖銳化的时期发生的。地球上最后的一些“未被占据的”区域差不多都被分掉了，法国殖民者則拚命要在瓜分非洲領土方面超过自己的帝国主义对手。在这种情况下，法国殖民者就力图夺取非洲大陆的任何土地，即使是那些在最近将来不会使他們得到直接利益的腹地。

巴黎 1898 年版，第 24、29 号；“下議院年鉴。1895 年常会”（“Chambre des députés. Annales. Session ordinaire de 1895”），第一卷，第一三七頁。

- ④ 菲力貝和罗兰合著：“法国在非洲和橫跨撒哈拉的領土”（Philebert et Rolland, “La France en Afrique et le Transsaharien”），巴黎 1890 年版；勒罗埃—布里欧：“撒哈拉，苏丹和橫跨撒哈拉的铁路”（P. Leroy-Beaulieu, “Le Sahara, le Soudan et les chemins de fer transsahariens”），巴黎 1904 年版。

第一章

法国的殖民侵略和西非洲 被瓜分完毕

十九世紀末叶法屬西非領地的各族人民

十九世紀末，关于法国所侵占的西非各国居民的資料极为缺乏。这些在1895年开始被称为法屬西非的国家，其居民人数很难确定，因为法国文献中的人口資料很不完全，而且互相矛盾。最初的一些比較可靠的資料是关于1906年的；这一年法屬西非的居民人数大約为八百八十万，面积为三百九十万平方公里^①。

这些地区的民族成分相当复杂。从人种学方面來說，这里的居民由黑色人种和欧洲人种組成。西苏丹的各民族屬於黑色人种，撒哈拉的柏伯尔人和阿拉伯—柏伯尔人屬於欧洲人种。在有些地方，黑色人种同欧洲人种混杂在一起。例如，西苏丹的一个民族——富尔貝族——就是由于这种混杂而形成的。在法屬西非，使用得最广泛的語言是沃洛夫族^②、塞里尔族、富尔貝族、馬林克族、班馬那族、博列族、馮族、莫西族、豪薩族的語言。至于撒哈拉的欧洲人

① “統計年鑑，1907年”（“Annuaire statistique, 1907”），巴黎1908年版，第三三二頁。

② “yopof”（沃洛夫族）也往往譯为“волоф”。

种，那末他們不是操阿拉伯語，就是操各种各样的柏伯爾語^①。

法屬西非領地的各个民族主要从事鋤耕农业。只有一部分富尔貝人以及阿拉伯—柏伯爾人和柏伯爾人主要从事畜牧业。

在西非种植的农作物中，應該首先提到高粱、非洲黍和稻子。高粱这种非洲的禾本植物具有特別重大的意义。此外，还种植玉米、甘薯、木薯、花生、草棉、油棕櫚等等^②。

非洲这个地区的农民，通常不恢复土壤的肥力。他們采用的主要是燒林耕作制和休閑耕作制。在森林茂密的地方，农民們在干燥的季节放火燒掉森林，清理出土地以供播种之用；在树木稀少的草原，他們就燒掉野草和灌木丛。在耕地日漸貧瘠以后，就不再繼續經營，土地休閑的时间为十五至二十年。

法屬西非洲領地的各族人民，发展了織布业、打鉄业和其他手工业。例如，在塞內加尔的大部分乡村中，据当时人的記述，就有“皮鞋匠、染色匠、制做带有綉花的皮件、便鞋等等的馬鞍匠，……同时从事打鉄和制造刀剪的首飾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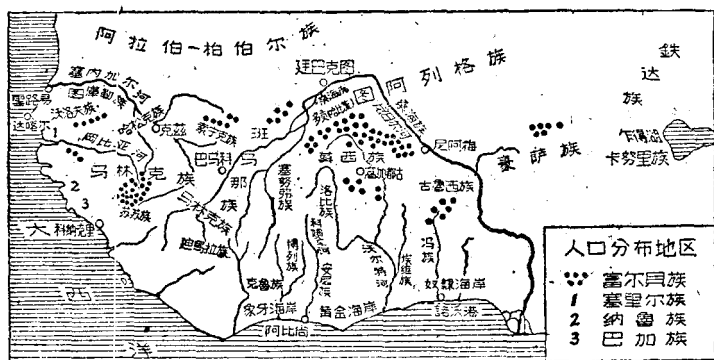
① 关于西非各个民族語言的分类，請參看 D. 韦斯特曼和 M. A. 勃利安合著：“西非洲的語言”(D. Westermann and M. A. Bryan, "Languages of West Africa"), 倫敦—紐約—多倫多 1952 年版，第一——七七頁。

② 勒可侶：“新寰球地理”(E. Reclus, "Nouvelle géographie universelle"), 第十二卷，巴黎 1887 年版，第一六五頁以下；毛尼：“关于西非洲种植的主要植物的历史記載”(R. Mauny, "Notes historiques autour des principales plantes cultivées d'Afrique Occidentale"), 載“法国黑非洲研究所公报”(“Bulletin de l'Institut français d'Afrique Noire”), 乙种丛书，1953 年，第二号，第六八四——七三〇頁。

他們用很簡陋的劳动工具制出很精致的首飾，匕首、矛头……”①。

西苏丹各民族自从摩洛哥入侵的时期起就知道了枪炮。当然，那时的枪炮并不完善。通常士兵所使用的火石枪是从大西洋沿岸欧洲人所开设的商站中买来的。火药是本地产的。在有些地方，手工业者能够仿造欧洲的枪支。大家知道，馬林克人在反抗法军的战斗中所使用的枪支，就是当地铁匠仿照法国 1874 年式步枪制造出来的②。

西非洲在欧洲人入侵前夕的社会经济关系，还很少有人研究。但是有充分的理由可以肯定，在黑色大陆这一部



十九世纪末叶法属西非洲的各族人民

- ① “法国殖民地。图解，据殖民部副秘书长指示编”（“Les colonies françaises. Notices illustrées publiées par ordre du sous-secrétaire d'Etat des colonies”），第五卷，巴黎 1890 年版，第一五二頁。
- ② M. 德拉福斯：“法属西非洲”（M. Delafosse, “Afrique Occidentale Française”），载“法国殖民地的历史”（“Histoire des colonies françaises”），第四卷，巴黎 1931 年版，第二〇〇頁。

分的絕大多數民族中，在十九世紀存在着階級社會。保留着原始公社制度的只是幾個最落后的民族，例如象牙海岸北部地區的古羅族和加古族^①。

十九世紀末被法國所征服的西蘇丹各國，按其社會經濟制度來說，很像東方中世紀的軍事封建君主國。在非洲這個地區的国家中，基本上是封建主義占統治地位。但是，除了封建剝削形式之外，奴隸制也相当普遍。此外還存在着有階級以前的社會經濟關係的殘余。

西非洲各地還保留着的父權制大家庭，應歸入這種殘余之列。這種家庭是一個獨立的經濟單位，加入農村公社。它通常是三、四代（父系）同堂。家長管理家庭的財產，從農村公社領得的土地，從家庭耕種的田地上收穫的莊稼，住宅和生產用建築物，家庭奴隸^②。西非洲各國的奴隸制在許多方面保留着父權制的性質。屬於父權制大家庭的奴隸，可以結婚，可以擁有私人財產，可以從事商業和手工業等等。這些奴隸幾乎任何時候都是不出賣的。

在西非洲的某些地區，地方貴族擁有大量奴隸，這些奴隸通常是使用在農業方面。十九世紀末到過富爾貝族的一個國家——福塔—扎隆——的法國旅行家指出，地方貴族擁有許多隆德（奴隸居住點）。隆德中的居民，基本上是在監工的監視下從事耕種。在隆德中居住的奴隸，他們的生計狀況不如家庭奴隸。法國旅行家奧利維·德·撒德瓦爾寫到過隆德中的居民，說他們是“沒有人關心，沒有家庭

① L. 托西埃：“古羅和加古的黑人”（L. Tauxier, “Nègres Gouro et Gagou”），巴黎1924年版，第一七——二四四頁。

② M. 德拉福斯：“上塞內加爾—尼日爾”（M. Delafosse, “Haut-Sénégal-Niger”），第三卷，巴黎1912年版，第九三——三三頁。

温暖……”的人^①。

西非洲的居民，大部分是有人身自由的公社农民。他們向国家和地方貴族交納貢賦。

在一些比較发达的民族中——图库勒族、沃洛夫族、馬林克族、馮族等——，国家組織在欧洲人来到以前很久就已形成。国家元首是全部土地的最高所有者。一部分土地可以由他亲自占有，但大部分土地則分給屬臣按約定的条件經營。屬臣向农村公社征收貢獻，在他們所分得的領地內招募士兵，并在战争时期指揮軍隊。

可以举公元第二个千年之初在上沃尔特盆地建立的莫西国为例。十九世紀时，莫西国有九个省，每省設省长一人，由莫各一那巴（莫西国王）任命。省又分为若干州，州由較小的封建主治理，也由莫各一那巴任命。省长每年进京（窩加都古）一次，向莫各一那巴繳納他們从本省征收来的貢賦。省长以及治理州的封建主，可以隨便从公社农民那里拿走这些官吏本人和他們左右的人所需要的一切东西^②。

撒莫利国（它在十九世紀下半叶征服了瓦苏魯以及尼日尔河上游馬林克族和班馬那族居住的許多地方）存在着軍事封建組織，跟莫西国有些不同。在这个国家中，每个农村公社都要划出一部分土地作为特殊用地，名义上是国王

① 奧利維·德·撒德瓦耳：“从大西洋經由福塔—扎隆到尼日尔河”（A. Olivier de Sanderval, “De l’Atlantique au Niger par le Fouta-Djallon”），巴黎1882年版，第一二六頁。

② 托西埃：“苏丹的黑人”（L. Tauxier, “Le noir du Soudan”），巴黎1912年版，第五六七—五八一頁；迪姆·德洛勃松：“莫各一那巴的帝国”（A. A. Dim Delobson, “L’empire du mogho-naba”），巴黎1932年版，第六八—七六頁。

的私有财产，由全体社员共同耕种。这些土地上的收成，是以撒莫利国的某一部分作为“食邑”的地方封建主所征收的基本贡赋形式。

在西苏丹的另一个大国——艾尔—哈吉·奥马，伊斯兰教法在社会经济关系上留下了明显的痕迹。这里农民向封建主缴纳的贡赋的基本形式是谷物收获量的十分之一，伊斯兰教寺院也向农民征税^①。

撒莫利和艾尔—哈吉·奥马这两个国家（十九世纪末是法国最强大的对手），是神权君主国，它们力图在传播伊斯兰教的幌子下征服邻近国家。伊斯兰教及其所鼓吹的对掌权者俯首听命的思想，是从思想上影响被征服民族的一种重要工具。马林克和图库勒的封建主在为传播伊斯兰教而征战时，指望得到邻近的许多伊斯兰教国家如福塔、福塔—扎隆的支持。这些国家的统治阶级准备参加志哈德（对异教徒的“神圣战争”），以便掠夺那些相信万物有灵论的人所居住的国家。

志哈德的思想在长时期内掩盖着伊斯兰教国家掠夺其邻近的非洲民族的意图，“后来在一定程度上促使西非洲的伊斯兰国家团结起来反对欧洲殖民者。属于“提扎尼亚”教派的艾尔—哈吉·奥马国，在十九世纪中叶吸引塞内加尔流域本教派的许多信徒积极参加反对法国侵略者的斗争。“加第里亚”教派的撒莫利国，得到福塔—扎隆的属于同一

① 班歇尔：“从尼日尔河到几内亚湾”（Binger, “Du Niger au golfe de Guinée”），第一卷，巴黎1892年版，第七〇——七一頁、一五〇頁；貝罗茲：“在法属苏丹”（E. Péroz, “Au Soudan Français”），巴黎1891年版，第四〇三——四一三頁；德拉福斯：“上塞内加尔—尼日尔河”，第二卷，第三三四頁。

教派的富尔貝人的支援。这样撒莫利国就有可能在許多年內得到大批的武器，这些武器是經過福塔—扎隆运到瓦苏魯的①。

虽然如此，但伊斯兰教并不是也不可能是一种真正能够把西非洲各国人民联合起来反对殖民侵略的力量。西苏丹的多民族国家是不稳定的軍事政治联合体。这些国家之所以不稳定，是由于自然經濟占統治地位，缺乏內部的經濟联系。加之，在这些国家中民族矛盾往往同階級矛盾和宗教矛盾交織在一起。例如，在撒莫利国中，瓦苏魯的伊斯兰教貴族(主要是馬林克人)占着統治地位并压迫班馬那的万物有灵論者。瓦苏魯的貴族在傳播伊斯兰教的幌子下发动战争，破坏了万物有灵論者所居住的許多地区，因此难怪班馬那人力图摆脱撒莫利的統治。在艾尔—哈吉·奧馬国中，在信奉伊斯兰教的征服者图庫勒人同被他們征服的班馬那人、索宁克人和其他民族之間，矛盾也很强烈②。

法国人在十九世紀末的殖民战争时期，力图利用撒莫利国和艾尔—哈吉·奧馬国的內部矛盾，唆使图庫勒人、

① 勒·夏特里埃：“西非洲的伊斯兰教”(A. Le Chatelier, "L'Islam dans l'Afrique Occidentale"), 巴黎 1899 年版，第一六七頁以下；“1854—1885 年的塞內加尔年鉴”(“Annales sénégalaises de 1854 à 1885”), 巴黎 1885 年版，第五四——八五頁；“亨貝爾中校的報告”(“Rapport du lieutenant-colonel Humbert”), 載“法兰西共和国政府公报”(“Journal officiel de la République Française”), 1893 年，2 月 21 日，第九三〇頁。

② E. 馬日：“西苏丹旅行記”(E. Mage, "Voyage dans le Soudan Occidental"), 巴黎 1872 年版，第八六——一九頁。該書有俄譯本：“西苏丹。船長馬日的旅行記”，圣彼得堡 1872 年版，第一二九——一五二頁。再參看班歇尔：“从尼日尔河到几內亞灣”，第一卷，第一九——三四頁、一三〇頁。

班馬那人和馬林克人彼此傾軋。由于情況的不同，法国的“同盟者”有时是征服者图库勒人和馬林克人，有时是被征服者索宁克人和班馬那人。在图库勒的貴族拒絕向法国人投降的地方（例如，在艾尔—哈吉·奥馬国），殖民主义者就把索宁克人和班馬那人拉到自己方面来。在其他地区，例如在朋杜，殖民主义者就支持倾向于他們的图库勒族上层，帮助它鎮压被征服的民族^①。

总之，民族矛盾以及由于封建关系和封建宗法制关系占統治地位而引起的內乱，帮助殖民主义者建立了对非洲人民的統治。

八十年代的殖民掠夺

十九世紀末法国所进行的殖民战争是西苏丹各国人民历史上最黑暗的一頁。这些战争使千百万非洲人陷于殖民地奴役的地位，毁灭和掠夺了许多非洲国家，使生产力首先是使人力遭到巨大的破坏。

法国资产阶级历史学家力图証明，非洲人民在被法国征服之后得到了安宁、文化和教育。例如，法国的历史学家莫諾就曾断言：法国“造福于”西非洲，因为“法国的和平代替了貧困、专横和战争状态”^②。

① “阿尔西納中校的報告”（“Rapport du lieutenant-colonel Archinard”），載“法蘭西共和國政府公報”，1891年，10月10日，第四八六四頁；郎松：“朋杜國”（“Rançon, Le Bondou”），載“波爾多商業地理協會通報”（“Société de géographie commerciale de Bordeaux. Bulletin”），1894年，第二〇號，第五六四——五六五頁、五七三頁和以下各頁。

其实，法国对西非洲各国的掠夺给当地居民带来了严重的灾难。十九世纪末法国侵略者在非洲的殖民政策，是一連串数不尽的滔天罪行，就像过去把数百万黑奴运到美洲出卖那样骇人听闻。

法军的官兵肆无忌惮地抢掠被征服的地区。许多乡村的居民全都被卖为奴隶。法军司令部鼓励掠夺和奴隶贩卖行为，下议院議員維涅、巴列唐和参議員伊薩克不止一次地在議會中談到这一点^②。法国旅行家居約美在十九世纪末到过尼日尔河流域，他写道：“我們像別人一样变成了奴隶商；在多年之内，奴隶对我們說来……是我們用来支付给我們的士兵、仆人和搬运夫的钱”^③。

曾在西非洲供职的某些軍官直言不諱地供认，殖民軍队是靠掠夺当地居民过日子的。例如，在塞內加尔河上游地区当过司令的傅雷就說，法軍的全部粮食供应都是以征用为基础的，居民必須完成各項差役，如搬运貨物，建筑堡垒等等^④。

② J.-L. 莫諾：“法屬西非洲的历史”（J.-L. Monod, “Histoire de l'Afrique Occidentale Française”），巴黎1926年版，第三四一頁。

③ “下議院年鑑。1892年常會”（“Chambre des députés. Annales. Session ordinaire de 1892”），第一卷，第六七七頁；“下議院年鑑。1900年非常會議”（“Chambre des députés. Annales. Session extraordinaire de 1900”），第三九五、七五五頁；“上議院年鑑。1895年常會”（“Sénat. Annales. Session ordinaire de 1895”），第二卷，第八九——九一頁。

④ E.居約美：“1894年的苏丹”（E. Guillaumet, “Le Soudan en 1894”），巴黎1895年版，第一五三——一五四頁。

⑤ H. 傅雷：“上塞內加尔和上尼日尔的战役”（H. Frey, “Campagne dans le Haut-Sénégal et le Haut-Niger”），巴黎1888年版，第一八頁。